

幾乎翻覆的視野比平時所見的範圍還要狹隘許多，整具身體脆弱得隨時都會折斷就算了，現在還被某人抓在手裡搞得無法動彈。

每當變身成貓咪的時候，霍爾希都得忍受自己變成並不強大的模樣。

如果是野狼或是老虎一類的猛獸就算了，但她實在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喜歡貓咪這種既弱小又一無是處只能依賴他人維生的生物，這種生物成天除了喵喵叫以外到底還會做什麼有意義的事——

「啊……好乖好乖。霍爾的毛真的很軟呢。」

「喵～」

隨著出羽順毛撫摸頭部的動作，變成貓的霍爾希舒服地發出呼嚕一聲。

重新變回人形的霍爾希就像是為了掩飾失態一樣，重新清了清嗓子。雖然變成貓是很不方便，但發生的也不全然是壞事。如果能得到這樣的待遇的話，她也不是不能再多變身個幾次。

剛從摸貓上尋求完慰藉的出羽容光煥發，彷彿得到一番滋補似的，臉上揚起燦爛的笑容說道：「謝謝你，霍爾，每次都像這樣麻煩你……但我果然很喜歡霍爾的毛呢。」

「沒什麼。只要你喜歡的話我隨時都能變給你哦。」

她回以輕巧的笑容，接著有些不好意思地別開目光，「不過就算是我現在的樣子，也可以摸摸看……」

「啊……」

不料，出羽的臉上立刻浮現為難的複雜神情，「這個……不太好吧？」

嗯？

聽到這句話，她原先挪開的目光便再度瞪回了出羽的身上，「哪裡不好？」

「啊……就是，各方面都不太好……那個，對，還是貓咪的型態會更好吧？」

出羽一邊說著一邊乾笑起來，霍爾希也附和著他一起笑起聲來，看上去和樂融融地笑成一片，然而過了片刻，與她那張堆滿笑容的臉形成對比的，是接著從她口中迸出的一句冷冰冰的話：「我之前就想問了，出羽你該不會比起現在的我更喜歡貓咪的我吧？」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出羽嚇得彈了起來，「呃，不、不是……」他快速地游移目光，尷尬地笑道：「霍爾你看嘛，就是……貓咪的時候比較好摸啊……」他說到這裡，還為了輔助自己的說詞，伸出雙手拱著圓狀，「你看，可以這樣整隻手抓住……」

霍爾希在旁看著他的辯解，臉上的笑容紋絲不動，僅僅只是點了點頭，了然於心的啊了一聲，而後開口道：「所以人型的話就不能整隻手抓住嗎？」

「呃……不是這樣說啦，這樣對霍爾不太好……」

「我的話可以哦。」

她乾脆地打斷了他的後話，伸出了爪子來，反覆著握緊拳頭又放開的動作，朝著出羽緩緩走近，腳步聲在靜謐的一室內變得格外地清脆，光是這樣，出羽便下意識地湧起一股不祥的預感，「我可以用一隻手把出羽整個人抓住。你想試試看嗎？」

「等、等一下啦！」

出羽還沒來得及阻止，剛才跳起迴避的地方已經被霍爾希劃出了洞來，他先是踉蹌了一下，接著開始努力在客廳內上下逃竄，他逃過的軌跡都伴隨著破壞，眼看自己快要沒有地方能跑了，他一時驚慌，索性喊道：「當然還是人形比較好啊……！我只是覺得霍爾變成貓也很可愛……」

他幾乎是破罐破摔地說出這句話，但沒想到此話一出，身後傳來的破壞聲響也同時戛然而止。她有些愣住地放下了爪子，接著改而雙手交握，看上去很是滿意地笑著，「那就好。」

「啊……啊哈哈……」

出羽鬆了口氣地拍了拍胸口，雖然因為說出了真心話而讓他感到害臊，但能就此躲過一劫也不壞。奇怪的是，霍爾希應該已經放下了怒氣，卻依舊沒有停下步伐，直直地朝著他那裡走去。

「不過，你只對貓咪的我做得出那些事，還是讓我不太高興呢。」

以一派輕鬆的語氣相反，她伸出手來，以虎口緊緊抵住他的下巴往上推起，出羽還來不及做出反應，便看到她直視著自己的血紅色雙眼似乎變得更加深邃。

「從現在開始，在你眼裡的我是貓咪的模樣。」

在聽到這句話的瞬間，出羽忽然一陣恍惚，在朦朧的視野中，他似乎看到霍爾希又再次變成了貓咪的姿態，朝著他招手。

「啊……霍爾又變成了貓咪的樣子了嗎？」

霍爾希看著出羽傻傻地露出平常對待貓咪時的笑容，只是看好戲似地微笑起來，在旁虛偽地發出喵一聲。出羽似乎信以為真，伸出手來撫摸著霍爾希的頭，喃喃地道：「好乖好乖……」

「喵、喵……」

她一時間嚇得差點走音，趕緊將音調拉了回來，至少這點程度還不會被發現。她下意識地像貓咪型態的自己一樣閉上了眼，享受著被出羽摸著頭的感覺，內心想著早知道可以這樣做就該更早做才對。

「……霍爾身上有股很香的味道呢。」

在聽到這句話的瞬間她眨了眨眼，結果還沒有享受夠被撫摸的餘裕，她便被整個人抱在懷中無法動彈。

由於出羽的力氣是比不過她的，所以實際上或許是可以輕易掙脫開來，但她卻因為太過突然而一時間忘記要去掙扎，只是雙手攀在出羽的肩膀上進退兩難。在她不知道該做何反應時，將她扣在懷中的出羽已經把頭埋進了她的肩窩中，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就連他呼吸的氣息都落在了她毫無防備的頸部肌膚上，讓她下意識地發癢地打起顫來。

「霍爾的這個地方很好摸呢……」

他這麼說著，摟住了霍爾希的手悄然探進了上衣下，原先遮掩在布料下的腹部猛地被冰冷的觸感貼上，更是讓她沒有忍住地叫了一聲，甚至就連貓咪的設定都忘記了，喊出的只是極為普通自然的細碎呻吟。

就在聽到那聲音的瞬間，在霍爾希身上發生的動作都像時間靜止般停了下來。

「……」

她看到出羽猛地抬起了頭來，盯著她的目光漸漸地從疑惑再轉至驚慌和害羞，最後變為了絕望。

她像是做錯事被發現了一樣的小貓，尷尬地回望著出羽，乾笑著說：「抱、抱歉……我做得太過火了。」

下一刻，拘束住她的束縛立刻鬆開了她，還不忘倒退了好幾步，拉開了大半的距離。往後退開的出羽險些踉蹌絆倒，他搖搖晃晃地跑到霍爾希碰不到的牆邊倚靠著。

她呆楞地窺看他蒼白到有些鐵青的臉色，沒有湊過去，只是在遠邊用虎口抵在嘴邊小心翼翼地呼喚著：「出、出羽……？你還好吧？」

「對、對不起……」

「欸？」

「抱歉……我都做了什麼了……」

出羽連目光都沒有看向霍爾希那邊，就像是把牆壁當成了她一樣，面對牆壁消極地喋喋不休，「我居然做出這麼無禮的事情，我真的該以死謝罪，不對，現在的我也死不了了，只能活著造成霍爾的困擾，我都得到那麼多霍爾的幫助了，卻只做得出這種事，果然還是把我埋起來吧，不，請務必把我埋起來……」

「啊、啊——冷靜一點！」霍爾希馬上打斷了他的負面思考，有些過意不去地笑著跟他說：「是、是我的錯啦，出羽什麼錯都沒有哦。」

她語畢，頭抵著牆壁の出羽便就這麼緘默不語了好幾分鐘，氣氛詭異得連霍爾希都不敢從原地移動半步。

接著不知過了多久，出羽的頭猛地轉向，微笑著看向她，但那道笑容卻不禁讓霍爾希嚇出了冷汗來。

「霍爾，之後這種事就不要再做了，可以答應我嗎？」

「啊，嗯！」

她先是立刻點頭這麼應道，過了半晌，又以有些期待的目光看向他，「……真的不行嗎？我覺得好像還可以再來一次……」

然而，出羽這次以異常堅定的聲音喊了聲：「不行！」